

# 聖心報

若瑟馬良年九八四



天主降生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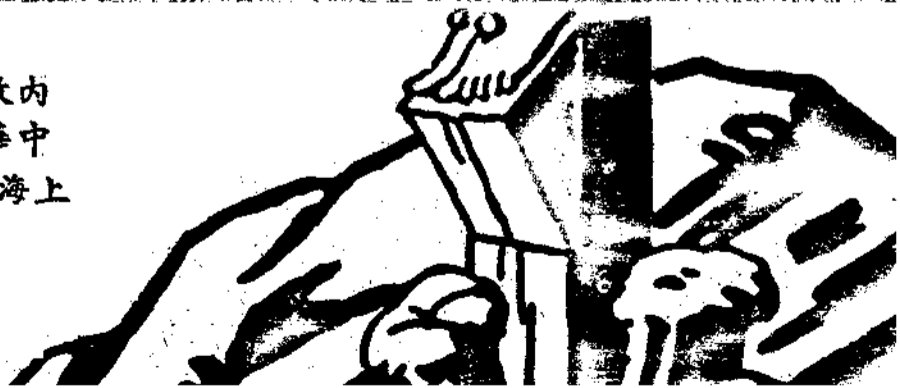
第五十七卷

第四期

No 669

宗座鐸品聖召善會的繁榮	九七
公青努力勸化外教的同伴	九八
聖心忍受朋友的辜負	一〇〇
善行祈禱	一〇二
父母的喜樂	一〇四
聖女加大利納瑟納	一〇六
青年修士楊資鈺醫師	一〇九
一位本堂神父蒙難經過	一一四
碧娜女士 (續)	一一七
河北的春天	一二二
公教學校外的兒童公教教育	一二四
公教益聞	一二六
托求 謝恩	.....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二四九七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〇三號



## 聖 心 寶 藏

虔望彌撒	一二·〇五二
實領聖體	一〇·一三八
恭拜聖體	一四·〇一六
神領聖體	八·六八一
早夜課等	一五·五四五
敬拜苦路	三·九一〇
誦玫瑰經	一八·九二八
公私省察	八·二〇三
勝己首惡	三·七〇八
舉行聖時	四一五
傳揚聖心	一·七一五
救靈工夫	三·八二八
神形哀矜	四·二六七
苦身克己	四·三八一
忍耐寬苦	二·一八五
善盡本分	六·一六五
善守罷工	二·三五六
看聽聖書	六·二七七
拯救煉靈	八·七四四
為臨終者	六·九〇三
總計	一三七·一四〇

### 寄到寶藏處所

上海○大修院 主心修院 耶穌會  
 文學院 初學院 徐家匯男  
 公進會 女公進會 女聖母會  
 聖母院 土山灣聖母會  
 洋涇浜若瑟堂 楊樹浦啟明  
 女校 正心小學 浦東高家  
 行  
 海門○主心修院  
 徐州○豐縣 敬安集  
 蕪湖○聖母院初學 聖母院修道生  
 正定○仁慈堂

### 關於祈禱宗會的刊物

新訂祈禱宗會袖珍 一元五角  
 祈禱宗會問答 八角  
 祈禱宗會章程(每十張) 五角  
 祈禱宗會宗徒專業 二角  
 領班須知(每十張) 重印  
 領班文憑 一元  
 獻功誦(每十張) 三角  
 祈禱宗會會憑(每十張) 七角  
 月主保單 時價  
 聖心寶藏單(每十張) 二角

以上皆土山灣印書館出版

### 封齋期內

### 黃鐘社特別廣播

每逢封齋，教友都喜歡聽聽道理，藉以復新教友生活。可惜許多教友，因迫於謀生，無暇進堂，聽道。黃鐘社有鑒於此，特請丁宗傑司鐸在十、八、九、十、十一、十二、下午連續六次廣播。題為：「愛的原理」，「愛的呼籲」，「愛的對象」，「愛的實踐」，「愛的方式」，「愛的報位」。教友注意，並請聖心報讀者代該社多多介紹給親友，甚且介紹給教外親友；他們聽了，也一定能夠得益。

上海公教黃鐘社  
 播音社謹啟

# 祈禱宗意

四月總意釋義

## 宗座鐸品聖召善會的繁榮

若瑟

十九世紀的末葉，法國畢加爾母女創辦了聖伯多祿宗徒善會，用祈禱，用捐款，來幫助普世界的傳教區域，培植本籍神職班。幾十年來，因着這善會的努力，許多傳教區得以辦理大小修院，許多本籍青年得以晉登鐸品。一九二九年，教宗庇護十一世，就把這善會和傳信會聖嬰會，一併收在宗座直接管轄之下，定為扶助傳教事業的三大宗座善會。教宗又願意普世界各處組織這種善會。現今在我國，為培植本籍神職班的聖伯多祿宗徒善會，已經組織成立，稱為「中華公教聖伯鐸善會」，一在北京公教教育聯合會會址內，設立聖伯鐸善會的全國指導會，由趙振聲主教擔任總會長。各教區該設立教區指導會，各本堂區該設立本堂

祈禱宗意 宗座鐸品聖召善會的繁榮

幹事會。凡滿十二歲的男女教友，照章繳納會費，每日誦念「在天」「亞物」各一遍，附誦短句「諸宗徒之后為我等祈」，就算是完盡了聖伯鐸善會會員的職務。

當今教宗庇護十二世，一面見到了聖伯鐸善會的偉大成績，一面又感到現今不但傳教區域，即那歐洲各國，也因着戰事的嚴重影響，鐸品聖召大受打擊；所以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親下詔諭給聖教教育部，命令在各處主教區內組織宗座鐸品聖召善會；該善會的宗旨，是為「使信友們，激起那保護並幫助鐸品聖召的意願，認識那公教鐸品的尊貴和重要，並且使信友們聯合起來，用祈禱用善舉來幫助鐸品聖召。」

本月的祈禱總意，就是根據着當今教宗的這道命令，叫我們做宗會會友的，懇求吾主聖心，玉成教宗的這項意願，賞賜這宗座鐸品聖召善會，繁榮發展。

按照教宗的意願，歐美各國的教友一面該幫助傳教區域培植本籍神職班，一面該幫助自己教區培植神職班。我們中國教友，也該一面加入聖伯鐸善會，幫助全中國的國籍神職班，一面自然該幫助本教區的鐸品聖召。

近幾個月內，上海教區在惠大主教領導之下，舉行聖召節，散發鐸品聖召活頁刊物，又組織「資助鐸品聖召善

會，一真可說是實現了當今教宗的意願我國別的教區一定也各各按照環境的可能，響應教宗的呼召。

但是我們不可誤會，以為只有出錢捐款，才算是幫助鐸品聖召。我們在教宗的詔諭內，在聖伯鐸善會的章程內，都可認出幫助鐸品聖召的第一方法，不是別的，是祈禱。因為培植鐸品聖召，是超性的工作，更需要天主聖寵的奇妙工程。我們用着祈禱，可使天主把豐盛的聖寵加給那有志修道的青年，不致有開着修院而無人修道之歎；可使天主把聖德學問健康賞賜給修院中的修生，預備他們做良好的司鐸，優秀的傳教士，不致有聖召大打折扣之虞。何況我們用着祈禱，又可使天主感動父母的心，叫他們好好栽培兒子，慷慨地獻給天主；可使天主感動有錢者的心，叫他們大量地捐助聖召事業；可使天主感動那管理兒童或培植聖召者的心，叫他們勤奮地精明地，散播聖召的種子，成就聖召的目標。

祈禱之後，我們自然也該在物質方面，盡力幫助鐸品聖召事業，為証示我們的誠心。

祈禱宗會會友們，本月內我們格外盡好這對於鐸品聖召事業的祈禱責任吧！

## 四月附意釋義

### 公青努力勸化外教的同伴

陳才君

在各處傳教區域內，擺着許多外教青年。誰可去勸化他們呢？是傳教司鐸嗎？是修士修女嗎？是學校中的教師嗎？是公進會的老年份子嗎？不勸化外教青年，格外是公教青年的責任。因為「同類相化」，是現代宗徒事業的大原則。惟有同類的人物，才能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勸化青年，不能靠老年人，而是靠着青年人；勸化外教青年，必須靠着公教青年。並且勸化讀書的外教青年，必須靠讀書的公教青年。勸化商界的外教青年，必須靠商界的公教青年。勸化外教工青或外教農青，必須靠公教工青或公教農青。何況公教青年所該勸化的外教青年，並不在遠處，並不需要出去找尋。因為根據這「同類相化」的大原則，公教青年所該勸化的，不是別的青年，只是那輩和自己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外教同伴。可見這項傳教工作不但極合理，並且極容易去幹辦呢！

可是公教青年一天到晚，和外教同伴住在一塊，可曾

向他們宣傳過公教的道理，恐怕許多公教青年，生活在外教人中，不但沒有勸化外教同伴，反而跟着他們犯罪，做不正當的消遣，說不該說的話，到不該去的地方。這是多麼可惜呀！有的公教青年，雖然不和外教人同流合污，但聽到了他們誹謗公教的話，竟然一句都不敢辯正；聽到了似是而非的理由，竟然一句都回答不來。真正有傳教精神的青年，實際幹傳教工作的青年，真是寥若晨星！

公教青年爲什麼不幹辦這傳教工作呢？分析起來，可有三個原因：一、有些公教青年，自己不熱心，不像教友，不敢發顯出信德，又怎敢去勸外教同伴？二、有些公教青年，自己雖然遵守規誡，不敢犯大罪，但他們把同伴的永遠禍福，絲毫不放在心上。三、有些公教青年，不明白傳教的方法，他們雖然願意傳教，但不知道怎樣去做這件工作。

所以公教青年要做傳教工作，先該解決上面三項問題。一、公教青年該充實自己的超性性命，做一個有名有實的教友，立出好表樣，發揚信望愛三德精神。那和公教青年同居共處的同伴，很看清楚公教青年的生活。如果發現了公教青年們是一言行不符的人，他們豈肯信服公教青年們的講勸嗎？如果他們能在公教青年身上，體認出基多信徒的高尚品格，他們自然中心欽佩，要敬羨，要隨從了。二、

公教青年該勇敢負起傳教的責任，一個真正愛慕耶穌的青年，聽到吾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喊的「我渴，」不能不體諒聖心的願望，而努力拯救靈魂。一個真正愛慕別人的青年，看到同居共處的同伴，做魔鬼和罪惡的奴隸，天天冒着墮入地獄的危險，不能不憐惜他們的禍患，而努力拯救他們的靈魂。三、公教青年該學習傳教技能。所以公教青年該明白聖教道理，研究修德熱心的方法，看聖心報，看聖書，聽道理，請求神長指導。最好是加入已經成立的善會，或聯合同志組織公進學青，或職青，或農青等團體，庶幾彼此互相幫助，進行這勸化同伴的工作。

本月內，我們一衆祈禱會友該懇求耶穌聖心，賞賜公教青年，充實超性性命，學習傳教技能，勇敢地負起責任，實行勸化外教同伴的工作。我們也該懇求吾主聖心，賞賜那輩負責引導公教青年的人，譬如團體的領袖，學校的當局，善會的指導司鐸等等，切實地訓練屬下的公教青年，幫助他們完成這神聖的使命。

耶穌聖心，懇賜宗座鐸品聖召善會繁榮；

求主俯聽我等！

耶穌聖心，懇賜公青努力勸化外教同伴；

求主俯聽我等！

# 首六默想

## 聖心忍受朋友的辜負

蔡忠賢

吾主耶穌在受難的時候，最使他傷心的，不是司教們的凶狠惡毒，而是宗徒們的辜恩負愛。他爲所愛的人而捨棄自己的性命；無如在他格外所愛的人中，他所稱爲朋友的宗徒中，竟然有的辜負他，有的不認他。然而聖心却無窮良善地忍受他們的辜負，還尋求他們的回頭。要是我有一個情深義重的朋友，一旦把我拋棄，把我出賣，我的心該多麼難受，多麼痛恨呢！這難受，這痛恨，惟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它的厲害。誰的心越精細越高尚，那麼誰所受的創痛也越深刻。我們想想耶穌聖心多麼精細高尚，他受到茹答斯的負責，受到伯多祿的否認，該是多麼傷痛。

## 負責師傅的茹答斯

受難的前夕，耶穌明白知道茹答斯負責師傅的陰謀，已經實現了；却前去跪在他的足前，給他洗足。茹答斯並非不懂得師傅的用意，是要感動他的心；然而他硬着心不讓痛悔的聖寵來洗淨他的靈魂。晚餐時，耶穌故意和他同碟用膳，並且點穿了他的陰謀；然而他還是不動聲色，出外去幹他的惡事。在山園裏，他領了惡黨來拿捉耶穌；他還用親臉的禮，用這愛情的標記來，出賣耶穌。耶穌却讓他口親，並不罰他，也不責備他；只傷心地，良善地，向他說：「朋友，你用口親禮來出賣我嗎？」耶穌聖心始終是忍着自己的傷痛，設法感化那叛徒。

天亮了，茹答斯聽說耶穌已被判定死罪。他昏迷的神目睜開了，他看見自己的罪惡重大了，他耐不住良心的咬，就奔到大司教衙內說：「我出賣了義人了！」他把銀錢擲還給司教們。可是司教們冷笑說：「你的罪關我們什麼？」可憐的茹答斯，要是他把這句話訴給耶穌聽，求耶穌寬恕他的罪，誰知道他不是還可成個聖人呢？無窮仁慈的聖心，還在等着他回頭改過呢！但是他不接受聖心的愛情，他失望，他絕望了。他墮入永苦的地獄。他留給耶穌聖心一

種莫可安慰的傷痛！

我的靈魂，看看耶穌聖心多麼愛人。然而二千年來，無數的教友，不停地在辜負他的愛情，在用親臉禮來出賣他。我該怎樣安慰聖心的傷痛呢？

### 不認師傅的伯多祿

大約早晨二點鐘光景，蓋法衙裏火把照的通明，場角裏生着火，兵丁衙役們在那裏烘火。耶穌在大廳上，蓋法們正在審問。廳下有一個人混在兵丁衙役中烘火，他愁眉蹙額，一句不說，好似有什麼心事。他就是宗徒長伯多祿。

不錯，他是宗徒們的領袖。他許給過耶穌：無論如何，終不離背。在山園裏，他也顯過他的忠勇，拔出劍來保護師傅。耶穌被拿住了，他還是跟隨着師傅；他要看看這事的究竟。可是一個女僕問他：「你不是和耶穌一齊的嗎？」他支吾地回說：「你說什麼？我不懂。」兵丁衙役們的眼睛都在注視他，另有一個女僕再向他提出同樣的問題。他又回說：「這人我不認識。」兵丁衙役們拿出証據來逼他承認；他竟然賭起咒來，不認他的師傅。

耶穌從大廳上被押到刑房裏去，經過伯多祿的所在；耶穌向伯多祿看了看，這一看完全表示了聖心的傷痛，也

完全流露了聖心的慈善。伯多祿也對耶穌看了看；他接受了聖心的眷顧，他認識了自己的無良。他忍不住了，他的心在刀割；他快出門，哭個痛快。

伯多祿不認耶穌，這為聖心一定是非凡的傷痛。可是聖心忍受着這般的傷痛，始終不恨他，只願意他痛悔回頭。伯多祿痛悔回頭了。復活的早晨，耶穌就向瑪大肋納說：「你去告訴伯多祿，我已復活了。」升天前，耶穌三次要伯多祿表示自己的愛情，因而便把自己的羊羣托給他照管。

我的靈魂，看看世上有多少人，因着軟弱的緣故，遠離了耶穌。慈善的聖心，正在渴望兒子的回來。我該怎樣幫助罪人回頭改過呢？

\* \* \*

或許我也如同茹答斯或伯多祿一般，——至少在小事情上，——出賣過或離棄過耶穌嗎？我該怎樣認識聖心的慈善，而痛悔定改。我自己有時候也遭到別人的辜恩負義嗎？我該怎樣效法聖心的良善，而勇敢忍受。

# 宗會紀律

## 善行祈禱

王昌社

祈禱是心神歸向天主，發出善情善念，或為欽敬愛慕，或為求恩謝恩。

我們萬分卑賤的人，到至尊天主台前去祈禱，為欽敬天主的無窮尊威；我們怎可不虔誠恭敬，專心壹志，善行祈禱呢？大能的天神們在天主台前，尚且震驚戰抖，（彌撒序文語）我們在天主台前，反可疎忽懶惰嗎？何況在祈禱中，無窮美善的天主，竟肯接受我們塵埃糞土般的愛情；我們在生養照顧，降生救贖，赦罪施寵的天主台前，有無數恩惠該感謝，有無數恩惠該祈求。我們真該多麼善行祈禱呢！

所以一個平常教友，為盡好自己的職務，為獲得個人的益處，已經該善行祈禱。如果祈禱而分心走意，不恭不敬，那就是輕慢天主；不但得不到天主的恩佑，還給自己加添罪過。如今我們祈禱宗會會友，該用祈禱來，不只為救自己的靈魂，并且要為救眾人的靈魂；我們反可不善行祈禱嗎？試想那冷淡惡劣的祈禱，怎能感動天主的慈心，而發生救

靈功效所以一個祈禱宗會，會友更該善行祈禱。

那廣義的祈禱工作，這裏不必去討論。我們只講講怎樣善行那狹義的祈禱吧！

我們或是念經，或是默想，既然我們是在向至尊的天主發善情善念，好比在和天主晤面交談，我們自然該虔誠恭敬，專心壹志地對越天主。

我們的外表該虔誠恭敬。所以最好是跪着祈禱；因為卑賤的罪人，在至尊天主台前，理宜屈膝朝拜，理宜跪着求恩，冀望天主矜憐垂允。若使身體衰弱，或環境不可能，因而立着坐着走着祈禱，總該發顯虔誠恭敬，不可有懶惰放肆的態度。我們在尊貴人前，尚不敢懶惰放肆；我們在天主台前，反可無拘無束，不恭不敬嗎？祈禱而不恭敬，那是一面算在欽敬天主的尊威，一面却在輕慢天主的尊威；真是多麼矛盾不合理呀！兒童們而如此，尚可說是無知妄作；明白道理的宗會會友們而如此，不是可恥可怪嗎？

我們的內心該專心壹志。我們祈禱的時候，該發出活潑的信德，想自己是在和天主晤談。天主在聽我的祈求，我却可捨了天主，去同旁人談笑，玩長弄短，或東張西望，胡思亂想嗎？我們或念經，或默想，總該退去一切分心的事情，仔細誦念經文的字句，體會經文的意義，記憶聖神的事蹟推



究超性的道理，因而向天主表示善情，申說善念。我們謁見一位大人物，決不敢當了他的面，胡言亂語，或呆着不響，或竟然轉過頭來和僕役閒談，同貓狗玩弄；如今我們在明察隱微的天主台前，求天主垂憐施恩，我們反可分心走意嗎？許多會友們要說：我不是不願善行祈禱，無如祈禱時總是分心走意，怎樣做呢？

第一我們該做到外表的虔誠恭敬。假使外表還不虔誠恭敬，內心更怎會專心壹志！我們既然不再是年齡幼稚，身不由主的孩子；我們既然會得在人前約束自己，表示規矩禮貌；那麼，我們在天主台前，一定能夠做到外表的虔誠恭敬。如果這一點還沒有做到，我們只該責怪自己信德不活潑，懶惰放肆成了習慣；我們只該自己發奮努力，約束自己，養成虔誠恭敬的習慣。

至於祈禱中的分心，有些是不故意的，有些是故意的，有些是半故意的。

那些不故意的分心，是軟弱的人性所免不掉的。只須察覺了立刻退去。這樣不但沒有罪，而且還有功勞哩！

那些故意的分心，既然是我們自己惹出來的，既然是我們自己故意去做，去看，去聽，去說，去想，那無關祈禱的事；自然是輕慢天主的罪。我們也不可以為這些小罪無

關緊要。該知道：如果我們習慣地這般輕慢天主，天主會喜歡我們嗎？會賞賜我們所需要的恩寵嗎？一旦我們有了患難，才去懇切祈求；天主也要因着我們平時的輕慢他的罪，不聽我們的哀號。所以那些故意的分心，我們總該奮勉退去。可憐許多糊塗教友，把祈禱中的故意分心竟然不當做什麼！

那些半故意的分心，為一般不算冷淡的教友，是很普通的現象。他們怕分心得罪天主，却不肯勤謹割斷分心的機會，不肯再敢拒絕分心的誘惑。他們不願意分心，却常在不知不覺地胡思亂想。他們常在抱怨自己無法退去分心，但是他們究竟發奮勉勵退去分心嗎？的確，這樣半故意的分心成了習慣，是很難退去的。所以如果我們願意善行祈禱，總該在平時常常收斂我們的心，不讓它胡思亂想，叫它脫離受造之物，只歸向天主，尋求天主；那麼，我們祈禱中自然也容易專心壹志了。

希望頂着祈禱頭銜的宗會會友們，努力善行祈禱；因此平日收斂自己的三司五官，喜歡親近天主；祈禱前，選擇適當的時刻場所，為躲避分心的機會；祈禱開始，存想天主在靈，呼求護守天神佑助；祈禱中，虔誠恭敬，專心壹志，勇敢拒絕一切分心的誘惑。那麼，會友們的祈禱，一定要中悅天主的聖心，要發生偉大的救靈功效了。

# 教友家庭

## 父母的喜樂

朱樹德

我們知道天神對若翰的父親匝加利亞說過：「若翰要使你喜樂。」的確，子女是父母的喜樂，天主把子女恩賜給父母，原是叫他們做父母的喜樂。

試看子女在幼年時，在青年時，在成人後，常能够是父母的喜樂。

## 幸福的父母

子女們在幼年時，要理懂得明白，經言背得純熟，有禮貌，識規矩。這樣的孩童不是父母的喜樂，父母的榮譽麼？

父母進堂過瞻禮，子女跪在兩旁，鄭重地作聖號，好好地捧着手，靜靜地跪着熱心念經。不但旁邊的人見了，要暗暗稱羨，要為父母慶幸；就是天神們也要讚嘆呢！

某個做醫生的教友對人說：「我所最足自矜，最有安慰的，就是在主日上，我和我的八個兒子在聖堂裏同跪在一起，端端正正，熱熱心心望彌撒。」

在家教良好的家庭內，子女們到了青年時代，仍能冰清玉潔，避惡友如蛇蝎，視淫書烟酒如毒藥；念早晚課，望彌撒，拜聖體，種種從小學得的好習慣，仍照常遵行勿缺；對於學業校規，毫不玩忽；對於父母必恭必敬，唯命是遵；如同聖經上所說的青年耶穌，年歲越長，智識越大，在天主與世人面前，越顯得可愛。他們的父母真是幸福的。

子女長大成人的，男的娶女的嫁了。孝子賢媳，在老父母身旁服侍照料；老父母自然要眉開眼笑。

你們或會念過「芋老人傳」。崇明芋老人有四子四媳。他輪流在各房膳食。起初，一月一輪流，後來子媳很願多盡孝道，因此十日一輪流，再改為一日一輪流，一餐一輪流。飯後，子媳們又在櫥中暗放銀錢，讓老人取了，到鎮上去泡壺茶，買些閒食，同別的老人談談笑笑，過他的老年。

做父母的，那個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發揚祖業，光耀門庭？為此題起名字來，不是一家樑，一家駒，一便是一家耀庭，「一耀祖」。即使不題這種名字，那個父母心裏，不存這種希望？尋常而論，聰明道德的子女，總有升騰發達的一天；那時候，他們的父母要是多麼喜樂呀！

倘使兒子去修道升了司鐸，他在彌撒中所禱中，一定忘不掉自己的父母。家中有慶辰，便可請自己的兒子做台

謝天主彌撒。到了全家奉獻於聖心的週年日，便可請自己的兒子到家行復獻禮。家中有了患難，可請兒子在彌撒中特別祈禱；有了喪事，可請兒子來做追思，送葬。父母自己到了老年，將去見天主的時候，自己的兒子，來給自己終傅，捧了聖體，來送臨終聖體。這是何等的安慰，何等的福分。

從前一位司鐸的父親，臨終時面露笑容。旁人問他說：「你要去見天主了，一些也不害怕麼？」那位老人回答說：「我不怕見天主。到了天主台前，我要對天主說：你爲着世人，犧牲了你的獨子耶穌；我爲着你的獨子，犧牲了我的獨子，讓他去修道升神父。天主，我不是和你做了同樣的犧牲麼？」

## 悲苦的父母

玉不琢，不成器；欲子女成爲喜樂的器，父母須先加以琢磨。倘使沒有賢后白郎加，會有聖王類思麼？沒有良母瑪加利大，會有聖鮑斯高麼？

所以做父母的，該在子女幼年時就嚴密管教。如果讓子女嬌養放肆慣了，子女到了十六七歲，開始想脫離家庭，漠視一切權令；那時候父母欲去管教，子女便抗命倔強，越弄越僵。種種惡習也在這個時候染上，交了壞朋友，念小說，看淫戲，抽煙喝酒，整天整夜，荒蕩胡鬧，把父母汗血掙來的

錢，揮霍乾淨，把父母氣得半死半活。

如果親生的兒子，沒有好好管教，那麼媳婦是外來的，更容易同翁姑有間隙了。有的不肯供養老父母，竟然把他們逼往老人院去；有的即使供養，也沒有好顏色給父母看。

從前有一個媳婦，見翁要來用飯，就把竈上剩下的一碗冷飯，倒在門外，呼狗來吃去，竟把翁看得不如一條狗。

有一個老翁，徘徊橋畔，像要自尋短見。路過的人，問他：有什麼冤屈。老翁頓足長嘆說：「豈有此理！現在皇法全無，竟要叫衙役來捉我老頭子！唉，天下竟有兒子捉父親的！」

## 嚴密管教

做父母的教友，你們要子女使你們喜樂，還是使你們悲痛呢？不錯，一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一有的子女，生性這般惡劣，任何賢明的父母，也沒法管教。但這樣的子女，究竟是少數。尋常而論，一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子女的賢不肖，是在你們父母手中。到了子女叛逆不孝的時候，父母頓足號嘆，打架，咒罵，是沒有用的了。

爲此希望做父母的，自己盡好教友本分，一以身作則；一然後按照子女的年齡，施以相當的管教。那麼，天主所賜的子女，自然要做你們的喜樂了。

# 聖心良友

聖女加大利納瑟納 陸達源

我們每每設想：除了古代的致命聖女外，別的童貞聖女，都是隱居在修院的高牆內，遠離着家庭，隔絕着塵囂，專務念經默想，因而修成大德，和天主深深契合。不錯，日多達，德肋撒，瑪加利大，小德肋撒的生活，果然大概如此。但是天主的聖寵，決不是修院的高牆所能限制的。聖女加大利納瑟納的事蹟，便是一個明證。這位聖女沒有進過修院；她只是一個尋常人家的弱女子，竟然為國家，為聖教會，負起重大的使命，幹辦艱難的工作。她自己修成了極高超的聖德，她還用言語領導當時人，用著作教誨後代。并且她蒙受許多神恩異寵，甚至得到了一以心易心一的奇恩。她真是吾主聖心的頭等好友呀！

## 轟轟烈烈的大聖女

一三四七年，加大利納誕生在意大利中部弗勞倫小國的瑟納城。她的父母雖是好教友，却並不明白什麼道理。聖女在七歲上，就許愿守貞，做吾主耶穌的淨配。她長大了，父母偏要她出嫁，因而千方百計磨難她，誘惑她，甚至叫她整天勞苦工作，為阻止她念經祈禱。聖女因着天主聖神的引導，就在勞苦工作之中，習練謙遜忍耐良善仁愛等德行，深深和天主契合。十八歲上，她加入了一聖多明我會第三會，——就是附屬於一聖多明我會一的在俗教友的善會，猶如一聖母會一樣。——她內裏外面，遭到了許多痛苦艱難。她的苦架越重，她膺受的神恩也越多越大。一個青年在一家女子，竟然領導着許多世俗人，甚至許多有神品的人，努力於成已成人，榮主救靈的工作。

那時候，在歐洲，聖教會和各國的情形，很多擾亂。教宗因為羅馬不安寧，避居在亞未農城，托賴法國王的保護，已有六七十年之久。羅馬和意大利的神職班，無人督察，紀律也漸漸廢弛。當時的意大利，分裂為許多小國，不停地彼此交戰。別的歐洲國家，也只為着爭權奪利，紛紛交戰。人民受到的痛苦，非凡深重。聖女在廿九歲上，弗勞倫國，反叛教宗額我略十一世，竟然興兵衝突。聖女聽到了戰禍慘酷的描述，跪倒在苦像前，懇切哀禱。她一肩負十字架，手執和平杖，

「從此四五年中，努力着保護聖教，解救人民痛苦。」

額我略十一世，原是一位宅心正大愛好和平的教宗。聖女就屢屢寫信給教宗，請求他寬宥叛徒，設法恢復和平。聖女親自到弗勞倫城，勸導當局；又親自到亞未農城，拜見教宗。她不但爲本國人民呼籲和平；她還恭敬地，誠懇地，因天主的名義，請求教宗整頓神職班的紀律，請求教宗早早回到羅馬。額我略十一世，本已有意到羅馬去，只是許多政治的理由，個人的理由，阻止他實行。如今經着聖女的苦勸，他再也不猶豫了。他準備犧牲一切，他跨過了橫躺在門口，的老父親，他在一三七九年一月中旬回到了羅馬。不幸，羅馬城的不良氣候，與羅馬頑民的敵意，以及種種惡劣環境，竟使額我略十一世，住了才滿一年，就患病去世。接位的教宗稱做烏爾朋六世。不到大個月，聖教會遭到了分裂的大難。聖女親到羅馬，襄助教宗，鼓勵信衆。但是不滿一年，聖女自己也患病了；就在一三八〇年四月底去世升天，年紀恰三十三歲。

## 以心易心

在這似乎很短的生命中，聖女所受的神秘恩寵，真是非凡奇特，非凡豐富。她從幼年時代開始，就屢屢蒙耶穌聖

聖心良友 聖女加大利納傳

母顯現。二十歲上，聖母執她的手放在聖子耶穌的手中；聖子耶穌給她穿上金指環，正式選她做自己的淨配。八年後，吾主耶穌把自己的五傷，印在聖女的手足及胸上。但是，聖女所膺受的奇恩中，最可使我們恭敬聖心的人注意的，要算是她在廿三歲上，所受到的一「以心易心」的奇恩。

聖女一生常常熱切恭敬吾主耶穌的苦難聖傷。一三七〇年的夏天，她格外激發着熱愛釘架之主的聖情。七月十七日，她領聖體後，看見吾主耶穌把肋旁聖傷示給她，挽她口親聖傷，好像嬰兒就乳一般。聖女說：當時她的靈魂深深進入聖傷內，習悉了許多天上奇事，嘗到了無比的甘飴。她也看見自己的心從胸懷中躍出，同吾主的聖心，緊緊結合。在這天裏，聖女屢次念達未聖詠的這句話：「天主造化我心潔清，而重賦誠直之神於我五內！」她懇求吾主取去她的心。於是她又看見吾主耶穌上前來，剖開她的胸懷，取去了她的心。她看得清清楚楚，一些也不能疑惑。她就去告訴自己的神師說：自己再沒有心了。那時候，神師不肯相信，只微笑着說：這是不可能的事。

過了兩天，七月二十日，聖女在聖堂內祈禱，又看見吾主耶穌顯現，雙手捧着一顆紅潤而又輝耀的心。耶穌把這顆心放在聖女胸懷內，同時說：「我的愛女，前天我取去了

你的心；今天我把我的心給你，你要常常保存好！」耶穌把聖女胸懷的傷口閉好了，只留下一條傷痕，爲作證這件奇事。聖女的許多女友，親眼見過這傷痕。聖女在領聖體後，這顆心跳躍的格外劇烈；因而她的神師和伴侶們都不能不承認這件奇事的真實。從此以後，聖女在祈禱中，不再說：「主，我把我的心托付你；」却只說：「主，我把你的心托付你。」

這「以心易心」的奇事究竟怎樣解釋？難道加大利納自己的心果真沒有了嗎？吾主果真把自己的心放在加大利納的胸懷中，而吾主自己的胸懷竟然沒有了心嗎？一般神學家的意見，以爲不是這樣，也無須這樣。因爲我們不該用淺狹的明悟，去想像天主的奇妙工程。猶如吾主傳教時的葛法翁人民，聽到了吾主，「食我肉，飲我血，方得常生」的話，就妄想真的該把吾主殺死，宰割聖身，瀝取聖血，給大衆飲食！我們淺狹的明悟，如果要妄想這「以心易心」的奇事，也是無法猜中的。吾主不必消滅加大利納的心，也不必剷出自己的心，爲做成這樁奇事。但是，聖女所覺的，所說的，決不是虛幻的夢境，也並不是純屬象徵的言語；而的確是事實，的確是用人類有窮的言語爲表現神秘奧妙的事實。「以心易心」之後，在聖女胸懷中跳躍的心，真實地，

一面和她從前所有的，大有分別；另一面和吾主胸懷中的聖心，保持着的一種特殊關係。猶如彌撒聖祭中司鐸祝聖了麵餅，在祭台上，雖然我們看見麵餅的形像，却不再有麵餅，而只有隱藏在麵餅形下的吾主聖身；另一方面，吾主的聖身，雖然在祭台上，而同時却依舊在天堂上。

\* \* \*

這「以心易心」的奇事，真是二千年來絕無僅有的一件。加大利納實在和吾主，是「同心」的良友。

我們卑污罪人，雖然念誦着，「今我所大欲也，以心易心而已矣」這句話，但是怎敢奢望那聖女所得到的奇事！我們只希望無窮慈愛的聖心，因着聖女的功勳，變化我們的頑心，薰炙我們的冷心，使我們雖然生活在世俗中，也能追隨聖女的表樣，熱愛吾主，和吾主有同樣的情緒，努力以愛還愛，甚至發奮勇敢，犧牲一切，爲擁護教宗，傳揚聖教，推進真正和平而工作。

# 傳記

## 青年修士楊資銓醫師（續）

### 二 進會初學

資銓在天津北平兩處住了幾天，便南下到獻縣聖母升天瞻禮的前日，他進了耶穌會初學院。他住在獻縣初學院裏沒有滿一個月，但已經足夠給長上和同伴們，留下了謙遜誠樸熱愛基多的印象。和他一同初學的修士，自然沒有受過和他相仿的教育。他却並不因而高舉自己輕視別人。相反，他慶幸自己能夠和他們一同居住，做耶穌會的初學修士。他喜愛初學院中的肅靜與安靖。他的棄家修道的表樣，為他的同伴們，自然是一個極大的鼓勵。

可是，父親的回信不久就到了。他請他要親自來到上海，並且如果要緊的話，親自來到獻縣，為把資銓領回家去。他勸資銓改變修道主意，執行醫師業務。他又說：資銓的母親正在患病，她和全個家庭都需要資銓回來。

上海的耶穌會會長神父，也接到了相仿的信件，因此寫信給資銓，囑他回到上海。資銓自己仔細考慮並祈禱之

下，也願意離去獻縣回到上海，為免去他的父親北上的勞苦，也為親口向父親解釋一切，因而免去耶穌會長上遭到許多無謂的糾纏。九月廿四日，他在上海進了徐家匯的耶穌會初學院。

他的父親屢次到徐家匯來看他。起初的幾次晤會，很使他難受。但他常常鎮靜地恭敬地，向父親申說自己的志願。後來，他的父親不得不讓他平安地度他的初學生活。可是他的精細的心靈，雖然充滿着超性的觀念，也不能不感到父親的苦悶；所以每次父親來看他，每次使他心頭的創傷從新破裂。他已是一位醫師，他在求學時代，曾經診治過不少病人，如今他在初學院內，一舉一動都有繁瑣的規則束縛着，使他不得自由。並且在初學院內，飲食起居，睡眠散心，念經默想，時時處處，該在公共的場所，該守公共的規則；這一切為未曾習慣的他，不免很覺麻煩。何況他的同伴，雖然都抱着棄家修道的精神，却並非都是和他一般的謙遜克己，明智溫良的。確他需要很大的勇敢，很大的愛慕基多，愛慕人靈的心火，為能安靜地，忍耐地，並且常常喜悅地忠實地度他的初學生活。

有時候，他從新想起去進西多苦修會——啞子會，去度那隱修的生活，「遠離着塵囂，藏身在僻靜處，專務祈禱，契

合天主，做苦工，和世人斷絕來往。」有時候，他又想起家庭的艱窘景況，他心裏萌了退縮的意念。可幸，在這般的內心擾亂中，他常懇切祈禱，他常努力奮鬥；他就恢復了平安。他寫說：「天主賞賜我一切要緊的才能，爲在耶穌會內做一位司鐸。這很相對我喜歡做事的性格，爲擴張耶穌基多的神國；我又可因着聽命聖願，壓服我的高傲，增多謙遜的機會，修務很高的聖德。」天主上智宰制一切的信念，使他對於家庭的愁慮，也平靖了許多。他這樣殷勤奉行天主的聖召，用心守規盡職，他真是同伴初學修士的好模範。他榮主救靈的神火，在初學期中，也越發旺盛。他寫着：他切願爲救人靈魂而祭獻自己，切願作贖罪的犧牲。

無疑地，他的努力修德，未免過於緊張。旁人察覺到這點；他自己也不能不察覺。他在震旦讀書的時候，開始有了頭痛毛病，如今在初學院裏，這毛病時時發作。他知道：他的頭痛多少因着緊張努力而來。他又知道：自己的外表過於嚴肅，能够妨碍他的傳教和愛德的工作，所以他格外修務誠樸謙遜的德行，效法耶穌聖心的良善心謙，他格外恭敬耶穌聖心，全心依賴耶穌聖心，把孺子般的怙恃的態度，來鬆弛他的緊張的情緒。

廿八年秋初，他初學已有一年了。他爲斷絕一切向後

退縮的意念，請求長上准他私下矢發神貧貞潔聽命三修道聖願。第二年的大避靜末，他把自己奉獻於耶穌聖心，并且矢願終生傳揚聖心敬禮；他又定志終生努力依賴聖心。

賚銓在耶穌會聖人及真福中，格外恭敬真福方濟各高陶伊。這是一位爲義致命的青年初學修士。高陶伊得勝了許多困難，得勝了家庭的阻撓，得勝了本性的厭惡，才進入耶穌會初學院。他在初學院裏，盡心竭力，做好一切的工作。他在廚房裏服務，不管辛苦，勤緊磨刮那銅鍋鐵鏟，直到清潔光亮的地步。同伴們勸他不必這般認真，因爲這些傢具時常使用，拭淨後就又要弄髒的。但是高陶伊說：他每晚把一天的工作獻給童貞聖母；他怎敢把做得馬虎的工作獻上去呢！高陶伊這般勤緊工作，又勉力克己苦身，因此長上派他跟着雅材衛道神父，到巴西去傳教。高陶伊就在船上，被異端教人殺死。賚銓喜愛這位真福，奉他做自己的主保，自己的模範；在這點上也可見得賚銓自己，多麼喜愛在小事上認真修大德行呢！

廿九年八月三十日，他的兩年初學時期快將完滿，他就要開始做八天避靜，爲預備自己正式矢發修道聖願。他寫着：聖母瑪利亞好像在對他說：她很滿意他的兩年初學工作。她囑咐他依賴聖子耶穌，她囑咐他保存心中的平安，



她預許要在避靜中，賞賜許多恩寵，超過他的希望。避靜末，賈銓計劃初學後的生活，他寫：

「耶穌聖心，我願成爲「第二基多」，成爲大聖人，成爲純全的耶穌會士。所以（一）摧毀我的首要毛病，驕傲，與從此而來的忙迫，固執，憂鬱，胆小，躁急，焦慮等等，這是我應做的克己工夫。（二）在我心中培植良善，平安，悅樂，謙遜，勇敢，仁愛，救靈神火，忘掉自己，任憑天主安排等德行；總之，效法良善心謙的耶穌。（三）方法：依賴耶穌聖心，這是我在初學期中習用的方法，因而獲得了寧靖，悅樂，勇敢，忘掉自己，密契吾主。所以我要加倍努力，爲獲得那無邊岸的依賴耶穌聖心。每天謝聖體末，我要向耶穌說：「耶穌聖心，我依恃爾，」求你賜我相像你，爲愛你的緣故，我不願犯大罪，我不願犯小罪，我也不願故意犯規矩。求你灼熱我，焚燬我，變化我，使得我和你深深結合，不再記憶我自己。我不願別的，只願拯救人靈，爲光榮在天大父。」末了，他用聖女小德肋撒自獻的話，結束說：「我願自獻於爾聖慈聖愛作犧牲；懇懇求爾，燔燒我無盡無休，將慈海中滔滔不絕，無盡之藏，藏於爾心者，聽其流溢於吾靈；俾得愛爾以生，愛爾以死，死以致吾命焉。」

他在九月六日首瞻禮六那天，寫了上面這些話。吾主

傳 記 青年修士楊賈銓醫師

耶穌收納了他的奉獻；只是收納的那般迅速，那般奇特，實在超出他意料之外。無論如何，一切都準備好了。他願意效法聖女小德肋撒，做耶穌手裏的小皮球，任憑耶穌怎樣擺弄。

他曾聽到過下面的一樁故事。在巴黎附近的某座療養院內，躺着一個十二歲的肺癆女孩。以前，從未有人向那女孩講論過天主的事情。如今在療養院內，修女們教給她認識天主。這小女孩非但快樂，她深深地感激救世主的恩情，她也憐憫那許多徬徨迷途的靈魂。她非凡熱心地預備自己領受聖洗和聖體聖事。她病勢已很沉重；她的初次領聖體也就是她的末次領聖體。過不多時，她嘔吐着鮮血，她屢次說：「巴不得我的血，也傾注在聖爵內，爲救人靈魂！」這句話，直鑽進了賈銓的心。他屢次在神修日記中提起這句話；他在發願避靜後不多天，也寫着這句話。他後來在病中，在臨到開刀的時候，也諒必屢次說着這句話。并且就是這句話結束了他的神修日記；因爲以後他病體困頓，不能再寫他的神修日記了。不錯，耶穌收納了他的奉獻，要他的血，一滴不剩地傾注在自己的苦爵內；要他飽嘗了兩年的病苦，在自己的寶血瞻禮的一天上，完成他的祭獻。

### 三 兩年痛苦

賈銓的身體原很强壯結實。他的家中沒有患過肺癆的人。他在進會之前，曾受過身體檢驗。醫生的證明書是「體質良好，身體強健，心臟及肺部健全，毫無損傷之處。」但是他兩年初學之末，身體漸漸衰弱。他相信自己體質素來堅強，所以不管疲勞，勉強支持。管病修士更把他的衰弱徵象，不當作什麼事。聖母升天瞻禮後，初學修士們赴滬西蔡家灣作遠足之遊。蔡家灣距離徐家匯約十五六公里。學長修士叫賈銓坐黃包車前去，賈銓却讓體弱的修士們乘坐，自己隨着強健的修士們步行。到了蔡家灣，他已疲乏不堪。傍晚回來的時候，他依舊讓別位修士坐車，自己步行了一半路程，才叫到一輛黃包車，坐着回來。別的修士們都稱讚他的愛德與克苦精神。但他後來不得不承認：這次的遠足，爲他的身體，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九月八日早晨彌撒中，賈銓發了一初願；「傍晚便離去初學院而進入文學院。十日，他隨同別位修士攻讀拉丁及中國文學。他覺得非常疲乏，但他仍舊勉強支持。到了廿二日，他實在不能再支持了，只得上床休息。十月七日，他體溫高到三十九度，因此送進了洋涇浜病房。他在那裏十五

天中，體溫很高。慣常初期的癆病，除非夾着別種病症，是沒有高熱的，所以醫生只當他患着副傷寒。十月廿四日，醫生見醫治無效，才叫送賈銓進廣慈醫院，爲能仔細檢驗。檢驗的結果，發現非常嚴重的病況：痰中有結核菌，X光照片証明了右肺受害很重，左肺也有被害的危險。這是尖銳的急性肺結核症！

十一月四日，醫生給他「打空氣針」。體溫雖減，但心臟更見衰弱。十二月一日，竟然暈厥不省人事，幾小時內，心臟失去正常作用。因此十二月八日，他領受了終傅聖事。

醫生一面給他醫治病肺，一面給他支持心臟。不多時後，X光照片又啟示了他患着肋膜炎，並且病勢發展極速。醫生忙着給他抽去肋膜的水。不料，因着補針打進的質料未能完全吸收，加上幾個月來的臥床不動，大腿肌肉內生了癰。三十年一月廿一日，醫生給他施行手術，割開腿部，又大又深，使他許多天內，受了很厲害的痛苦。同時，肋膜炎繼續加重，又突然生了膿。四月十九日，醫生又給他施行手術，截去肋骨兩條，取去了兩斤半的膿水。這次手術經過良好，病人的痛苦減輕了許多。五月中，右肩下靠近病肺的上部，又生了一個瘡，使他體溫增高，使他又不得不受了一次手術。

三十年的夏季他漸漸有些力量，他能够每天起床，躺在長椅上一兩個鐘頭，他能够行走一些，能够到鄰近的小聖堂內拜聖體。醫生們設法增加他的力量，使他可再受一次手術，截去幾條肋骨，取盡肋膜內的膿水。十一月六日，醫生們果真給他又截去了五條肋骨。這次手術後的幾天內，他受到極大的痛苦。每次掉換繃布，洗滌傷口，慣常很忍耐的他，也不能不呻吟叫苦。他自己承認從沒有受過這般厲害的痛苦。他想他的生命不能再多拖延了。但是他在這極度難當的痛苦中，常保持着他的忍耐良善。

這次手術使他受了極大的痛苦實際上却獲得了相當的成績。痛苦漸漸減輕了，傷口漸漸合攏了，膿水也漸漸稀少了。到了卅一年春季，賈銓恢復了一些生氣。他又可起床坐坐，赴小聖堂內拜聖體，或去探望同樓的病者。醫生給他試用紫外光線，為幫助那肋膜內液質的乾涸。一切似乎很順利地進行着。乘着下樓去受紫外光線療治的機會，賈銓也有時在花園中作小小的散步。醫生們計劃着給他再施行一次手術，把右部剩餘的肋骨完全截去。這樣，乾縮的右肺所騰出的空隙，一便是蓄積膿水的所在，一可以因右部胸廓的壓扁，而根本除去。

賈銓患病在醫院裏，他的父親屢次來看他。父親眼見

兒子患病到這般地步，自然捨不得再加責備；又見到耶穌會這般不吝巨費為醫治兒子的病，漸漸地對於耶穌會也抱着好感。母親接得了賈銓患病的信息，也帶着最小的兒子，從廣東到上海來探望。賈銓的父親在松江找到了職務，不多時候，母親也搬往松江居住。他們有時帶着菓品，到上海來探望。至親骨肉的探望，當然是病人的安慰。但賈銓更喜歡着看見父母的態度改變，并且漸漸接近天主。這原是他忍耐病苦的功勞所換得的恩寵呀！

夏季開始了。醫生們認為病人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担受再一次的手術了。并且這樣的重大手術，理該施行在夏天來到之前。五月廿三日便是這次手術的日期。醫生們沒有探索多大工夫，便發現了病症的嚴重出乎意料之外。腐爛已經侵蝕到骨部！醫生們把剩餘的肋骨截去了，但無法把病根完全取去。病人又暈厥了數秒鐘，看來不能再支持下去；醫生們只得把手術速速了結。

（未完）

# 傳教生活

## 一位本堂神父蒙難經過 瑛

一九四二年諸聖瞻禮，那條橫在某城外聖堂前的銀帶式的清流，擠滿着數百只網船。瞻禮日的上午，很熱鬧，很平安地過去了。可是下午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事情。

當壁上的時鐘高鳴三下的時候，堂頂上的聖鐘，也在「噹朗噹朗」的大響。於是那輩網船教友，男女老幼，絡繹不絕地向聖堂進發，去念玫瑰經，望聖體降福。他們毫不混亂地跪在自己座位上，要那淺識的漁民，能如此整齊，肅靜，實非易事；這是本堂徐公積月累年辛勤訓練的成績。一會兒那座偉大莊嚴的聖堂，被活裝飾；許多漁民，一點綴得非常美觀了。於是開始念玫瑰經。不料二端未完，有個弱冠少年的漁人領了幾個丘八進堂。

那少年是該堂的老學生，而且是好學生；他的父母都很熱心，他們一船老小，都到本堂口來過瞻禮。他正想到堂裏去的時候，忽被背後一只巨掌拿住。拿住他的那個丘八對他說：「你是某某軍！」那學生說：「我不是。」丘八們都

說：「你一定是的，還不老實承認嗎？」他們用力把他打了幾下。他因吃不消打，便說：「神父和先生知道的。」意思是說：神父先生都知道他是好人。可是他們誤會了他的意思，便想神父和先生知道某某軍在何處。因此他們便強迫他領捉神父和先生。

無知的學生，在沒法之下便領他們進聖堂，走到蔡先生——跟神父先生——前，用手一指；一個丘八立即把蔡先生拿住，押到堂外去了。那學生又去領捉本堂神父。神父正在廊下念日課，也被拿住。神父到飯間裏，見蔡先生衣服都脫去了；他們也命神父把衣服脫下。神父便把衣服一件一件解開脫下，甚致襯衫也不剩。除下的聖牌被他們丟在地上，罪過啊！這時候蔡先生已被倒縛在一架梯子上，將受灌水之刑。不知怎的，他們又叫神父穿上衣服，到另一間裏去。神父心中暗想也要去受同樣的刑了，只得一心依賴上主助佑；可幸未成事實，只被監視了二三小時。在這數小時中，蔡先生被灌了兩担水；幸他能屏住，沒有吃進一担。

幾個丘八把男教友統統趕進聖堂，女教友統統驅上網船。聖堂頓時成了審判廳。又捉了幾個教友，認為嫌疑犯，押到外邊，用繩子縛住。於是神父當頭，先生當末，那幾個教友在中間，像縛蟹般一連串押到船上。時間不早了，天色已

昏黑，船在黑暗中向北駛去。

在堂的幾位獻堂會女先生，和此次特來幫忙的兩位司鐸，見本堂神父及蔡先生等受冤被拿，心中焦急萬分。但一時也無法可施，只有祈求大聖若瑟轉禱，使神父等早出虎口。這一夜，誰都沒有安睡。翌晨，城內總鐸得了惡消息，彌撒前講道時，含着淚請教友們祈求。彌撒畢，總鐸想法營救。可是想盡各法，因不知下落，無從着手。

獻堂會女先生，拿了本堂徐公的聖牌及皮腰帶，到總鐸前；她們泣着說：「我們的神父，一定吃着大苦頭。您看，他的聖牌也在地下。這兩件東西，是在神父受刑的那間屋地上拾得的。屋的一角還有一灘鮮紅的血，大約是神父被他們打傷了略的。現在又不知神父在什麼地方，一定還要受刑罰。神父身體本來很脆弱，怎能吃得消這樣的大苦呢！恐怕性命也難保呀！如何辦法呢？」總鐸等聽了，都不勝悲痛。這一天，總鐸等各處奔走，托有力的人探聽下落。豈知二天三天過了，依舊毫無結果。總鐸焦急不堪，膳時想起徐公遇難，竟只吃了一些白飯。

十一月四日上午，某個網船教友來報告說：「神父及先生等都在黃泥橋，我親眼看見的。」總鐸問他：「一定的嗎？不要認錯人？」他說：「十年老本堂了，幾十年的老先生

了，怎麼會認錯呢？」

下落既着實，於是火速去報告那有脚路的人。在營救方面似乎比較便利了些。可是人們心中却憂愁得更深切了。因為誰都知道，被押到那邊去，是凶多吉少的。於是種種慘劇，在人們眼簾前一幕幕映出。許多恐怖的思潮，在人們腦海裏不息地洶湧。淚水掛在每個人的眼眶裏，午膳誰都咽不下去。

正在此時，忽然又一個網船教友跑到總鐸公署報告說：「本堂神父出來了！現在虎山那邊。因無良民證，暫時等在那裏。特囑我先來報告總鐸，並請把良民證送去。」原來這人是和徐公同時被捉去的，他也是個受冤者。衆人一聽見那人的話，便異口同聲感謝主恩，並問他徐公受苦情形。他說神父沒有吃大苦。這時候衆人心頭的巨石，已飛的不知去向了。那人又說：我要去吃飯了，我已經兩天吃不着飯了。總鐸就留他午膳。他一連吃了五碗。可憐的飢荒者！

聖體軍友們得悉徐公脫險，立即到聖堂去感謝君王耶穌。一會兒附近教友也知道了，都到堂場上來恭候神父榮旋。有幾位教友親往虎山去迎接。五時左右，那位為義而被窘難的徐公，笑容滿面地，在許多歡迎聲慶祝聲中，進了大門。總鐸聽見一片歡呼聲，也立即出迎。徐公真像凱旋一

般榮耀，他對衆人說：「感謝天主，感謝你們的熱禱！」於是便到聖堂裏去朝拜，營救他的吾主。後來徐公到總鐸公署，詳述遇難經過。

他說：「我們上了船，就向金門搖去，到城腳邊起岸。我們都想總要押到什麼部隊去了。豈知叫我們上一只停着的輪船。就在這船上，我們餓着凍着，在兩隻凶猛的眼光監視下，坐了一夜。二日清晨，又叫我們上牲口船，搖往虎山鄉那邊去。蔡先生偷偷地對我說：「因被他們瞧見談話是要吃響刮子的。」搖到鄉下去了，不行了！我們都知道到那邊去性命極有危險的，并且想營救我們的人更難探知下落了。但我們依賴全能天主。大約十點鐘，到了他們的目的地。我微聲問蔡先生是什麼地方。他說：大概是黃泥橋，被押到此地的人，性命難保！我勸他任憑天主聖意安排。

「我們上了岸，到一家破屋子裏。這大約是他們向那人家租的。屋子很小，且又一隔爲兩；外部是看守者的駐所，內部是被囚者的居地，附近還有一副灶。我們進去時，已有幾人被囚在內。這時我們手上的繩索解去了。過了一會，他們送午膳來了。每人兩個飯糰。他們看着我們吃，倘不吃，他們就要動手打。因此只得吃，但吃得很慢，很慢，鹹，辣，火油氣，是那飯糰的美味，真難上口。待他們一出去，我們都把飯糰

丟在一只籃子裏，不久那屋主便來把籃拿去。

「我們在那裏餓得飢腸轆轆，因爲昨夜的晚飯，今晨的早餐，都沒有下肚；他們的飯糰，又是不敢吃。我們問問那先來的幾個，可有法子去買些東西嗎？能吃自己的東西嗎？他們說：有法的，可叫屋主人去買，如麻餅啦，香煙啦；不過價格貴些；吃的時候，只要自己識相，不給看守者看見，也不妨的。於是我們就托屋主人去買了些東西，吃的時候，聽見外邊有腳聲進來，火速把東西藏在稻草裏，待他們去了再拿出來吃。

「這天，他們沒有動靜。晚上又送來一次飯糰。我們的床舖也就是這塊舖稻草的土地。三日晨，屋主人在那副灶上燒菜粥。蔡先生們請求他給我吃一碗粥，他答應了。我吃這一碗粥，放了四次碗；因爲看守者不時進來查察，看見了吃粥，是要抽鞭子的。午膳，屋主大又給我一碗白粥，一塊鹹蘿蔔乾。口渴是沒辦法的；我幾次熬不住，竟喝了湯灌水。還有到廁所裏去，每天只限兩次，并且時間不得超過五分鐘；否則看守者又要不客氣動武了。

「三日下午，看守者來傳我們八人出去，到他們的審判處。長官先提一人上前，小卒給他上灌水刑，鞭打刑。這時淒慘的叫喊聲，傳到我們每個耳朵裏，真使人毛骨顫慄，心

驚肉跳。後來聽見審問他說：你是××軍麼？知道他們在那裏？他始終如一的回答：不是；不知道。後來第二人，第三人，所受的刑和第一人完全相同。挨到第四人，他們却叫他脫去衣裳，把他浸到一條小河裏去，約一刻鐘再拉起來打，打了又審；但審問的結果和先幾人一般。這時我們四人每個心中，都在想也許第五個受刑挨着我了！喔，天主保佑，他們不叫我們出去，只是很兇狠地來盤問了一下。

「末了，那長官說：『你們都不肯老實說出來麼好？到六點鐘來殺你們的頭。現在回到原處去！』我們心裏雖然怕懼，但仍不稍減依恃上主之心。六點鐘到了，一個傢伙跑來說：長官還沒有來，故延到晚上十點鐘鎗決。十點鐘到了，却仍沒有動靜。今晨——四日——八點鐘，忽有人來傳我們八人出去，我們都想要去嚐鎗彈滋味了。八人出來之後，他們又把兩個外教的攔了進去，然後說：『今天你們都回去吧！』呵，這時我們心中大大地感謝全能天主，口中當然只好謝謝他們。於是出了虎口。」

徐公講畢，恰巧打「三鐘」。衆人都很熱心地念「三鐘經」，請聖母代我們感謝天主。這次徐公脫險，顯明是天主特佑，一些不靠人力；爲此在聖母無原罪始胎大禮日，總鐸舉行了五六品大禮彌撒爲感謝天主。

說 林 碧娜女士

## 說 林

碧娜女士（續） 張帆行

——西班牙最近救難史中的一頁——

### 四 司法院裏

馬拉加城簡直成了人間地獄！莫說是安分守己的良民，時常被逮捕，被殺戮；連那無靈的建築物，也免不了遭焚燬的慘禍。

我們的兩位軍人，在進入司法院之先，立在那固龍路商會的舊址前，瞻望了一會。那裏面的什麼印刷 等等的機器，都被搗毀得七零八落；四圍頹圮的垣壁，和狼藉滿地的破銅爛鐵，無一不表現着那××主義者偉大的破壞精神。

兩人見了這凄慘景象，心中感覺着無限的傷悲。另外是顧厄良，按不住心內的一股惱火，忿忿地說：

「這些可惡的暴黨，真叫我恨極了！」

一一七

「看你在司法院裏敢說這些話嗎！」碧娜女士怪他說話不按時宜。

現在他倆已經在司法院裏了。提起這「司法院」也不過是借用名詞而已。因為它本是一所平民住宅，被暴黨強佔，作為司法機關。房主現今被囚在監獄裏。

正廳的長桌前，坐着三個辦事員；居中的一個，披着一件皮大氅；左首那一個的面孔，好像烘乾的橘子皮；右首的一個歪着帽子，由他那領結襯衫褲以及皮靴的穿著得不得體，可以斷定這些衣服都是從民衆家裏搶來的。

他倆走上前去，鞠了一躬說：

「諸位先生們請安！」

「誰希罕你們請安！」那些粗人們放肆慣了的，簡直不知什麼是禮儀與客氣。

碧娜女士禁不住心頭的氣忿，向顧厄良說：

「你怎麼把我錯領到瘋人院裏來了？」

「胡說！竟然開口就罵人！」右邊歪戴帽子的那人抗議說。

「你們不尊重我們的榮譽，我們自然也不講客氣了。」

碧娜說時，指點着自己胸前掛着的勳章。

三個辦事員仔細一看，見他們二人倒真是佩着勳章，

也就沒有話說了。

「那麼，你們來這裏有什麼事？」

「我們爲國家出力，甚至奮鬥流血，而國家却害了我們。我們剛從監獄裏來；在那裏，我們算算，至少有八九個本家親戚無辜被囚。」

一個辦事員，見她說得理直氣壯，無話回答，沈吟了半晌，纔問道：

「你說是有八九個親戚嗎？」

「這不過只說這些還活着的，那已經埋葬了的，不在此數哩！」

「他們爲什麼被逮捕呢？」

「我們怎樣知道？問問你們辦事人員纔對呀！」

「這倒怪麻煩人的。」

居中的那人抓抓頭皮，看看座旁堆着的一大疊狀紙，很覺爲難。

「反正：——他不願意費事，因此，他游移地說：——反正減少十來個囚犯，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那麼，長官答應我的請求了？」

「喂！巴任，預備紙張！你，郝伯特，預備圖章！你有你親戚的姓名沒有？」



「就在這裏。」

碧娜女士喜出望外地，立刻將名單呈了上去。

「好罷！看你們勳章的面子，我們就行這點小方便！」  
釋放證明書上，填了姓名，蓋了圖章。碧娜女士連連稱謝地接到手中，告辭而出。

他倆不願枉費一分鐘的光陰，立即着手辦理那些可憐的被囚者們所託咐的事件。

他們第一，便是去探訪那新婚少婦。他們沿着主教路，向前走去，找到了十三號門牌。房子的大門微微的開着，因為若使緊閉雙扉，在當時是很容易引人起嫌疑的。

按了按電鈴，但是沒有聲息。

「辣法厄爾，我們上去？」

「那有什麼辦法！是第二層不是？」

「照註明的，是第二層樓右首三號。」

他們走上了第二層樓，找到了右首第三號。碧娜女士在門上輕輕地敲了兩下。立刻一陣高跟鞋的聲音，臨近了門口。

「誰呀？」裏面溫柔地問。

「高蘿爾女士住在這裏嗎？」

「你們是那裏來的？」

脫林 碧娜女士

「我們是亞爾培的朋友，從他那裏來的。」

「從亞爾培那裏？」那少女驚喜地喊着，同時開了門。但她一見站在門口的是兩個穿軍裝的人，不覺倒退幾步，嚇得嘴唇都發抖。

「朋友！別害怕！我們知道你的痛苦。」碧娜溫和地慰藉她，同時掏出了亞爾培的信說：「你認得這字跡嗎？」

「呀！這正是我的亞爾培的字跡！——說時，拿着信便吻了起來。——這莫非是最後訣別的記念嗎？」說到此地，少女傷心至極，兩行情淚沿着雙頰，簌簌地落在地上。

「你別專往悲觀的一方面想。還有希望哩！」

「兩位還要回去看他的嗎？」

「明天便去。」

那少女沈思了一會，忽然握住碧娜的手，央求着說：

「我可陪你們一同去麼？我孤身在此，不能活着。我要去見我的亞爾培。」

見了這天倫之愛的流露，碧娜女士覺着自己的眼眶裏也潮潤起來了。

「也行，不過你應該聽我的吩咐。明天十點鐘，我們要回到這裏來，只是我們少一個開汽車的。」

「汽車我是會開的。可是車子被人搶去了。」

「那沒有關係。這位先生（指的顧厄良）是很可靠的人；今夜要給你送來一枝鎗和一套軍裝。明天時候一到，你便可和我們在街上疾馳如飛了。」

事情便這樣商議妥貼。臨行時，碧娜女士還在高羅蘭家裏，找到了苦像和師主編，打算明天帶到監獄裏去。

他倆走出門來，穿過了一條街道，叩另一家的門。這次出見的，是一個小女孩子。她一見是兩個穿軍裝的人，撒開小腿便往裏跑，且跑且喊說：

「媽媽！媽媽！是兩位穿着軍裝的先生。」

「你對她說我們是本家人！」

碧娜女士先給了一個平安的預報。

「媽媽，他們說是本家人。」那爛漫天眞的女孩子，立刻又加上了這一句。

在那時候的混亂局勢之下，軍裝好似老虎皮穿在身上，誰見了也怕。

兩人進去之後，碧娜先開言道：

「太太！我們都是好人。喏，這是你家先生的信。」

「你們知道他現今在那裏嗎？」

「我們還要去見他。他叫我們帶你兒女們的照片給他。」

「多謝多謝！但兩位究竟是誰呢？」

「我們是爲天主而從軍的。」

「願天主受讚美！請稍待一會兒，讓我往房中去找找，有沒有什麼照片。」

說畢，她便轉身往內房中去了。那個女孩兒，却兩隻眼睛骨溜溜地，儘是在碧娜女士身上打量。碧娜見女孩子這樣的天真無辜，便問道：

「小妹妹！你會念聖母經麼？」

「媽媽！這個兵的面貌活像一位小姐！」原來她還沒有看出碧娜是個女子。

「小頑皮！你不是個女孩子嗎？這樣大驚小怪。大概你是不會念聖母經，纔這樣支吾。」

「噫！我會的！不過我念了，你們便要把我捉到監獄裏去呀。」

那時候，律師太太已從房中拿出來了她兒女們的照片。她先在照片上吻了幾下；待碧娜女士接到手中時，照片已沾上了幾滴瑩瑩的淚珠。

她又拿出一個小方盒，裏面裝的是火腿片和少許菓子露，託碧娜女士一同帶給她的丈夫。碧娜女士不便推却，就收藏在懷中。

走出大門時，那個乖巧的女孩兒問她母親說：

「媽媽！捉我爸爸去的便是這兩人嗎？」

「寶貝！這兩位是要送回爸爸來的人！」

碧娜女士的心靈中，充滿了蕩漾的詩思，辨不出是歡愉抑是哀感！

\* \* \*

在聖奧斯定路的一所房子的五層樓上，有一個喬裝的工人，在黯淡的燈光下，忙着包裝葡萄乾，——馬拉加的名產；——他是一位公教司鐸。

當清晨二下鐘，那彈唱吃喝的娛樂場所都關了門，這位公教司鐸草草地鋪好了他的臨時小祭台。他爲避免人的耳目，只燃上兩隻短蠟燭，在一具玻璃杯中，祝聖吾主耶穌的寶血。原來按聖教禮規：聖爵等祭器，應該至少是鍍金或鍍銀的。在西班牙內戰時期，經教宗的特准，司鐸們可以用平常的玻璃杯祝聖聖血，而且不重要的禮節，都可以剛去。

碧娜女士是參與這不滿十分鐘的新式彌撒的唯一信友。她領了聖體以後，取出來一個小銀盒子。神父在裏面放了一二十個聖體，交給她送給監獄裏的信友們。

碧娜女士走在街上的時候，臉上滿堆着愉快的神色。

碧娜女士

她把自己所愛的，懷抱在心頭；誰也能知道她是多麼的快慰。

另一方面，顧厄良在預定的時間和地點，準備一切，不在話下。

碧娜女士懷着聖體，走上主教路；迎面來了一個兵士，酒氣薰人，開口便是粗野話：

「喂！女士！今天應該陪我遊逛遊逛！」

「遊逛！」

「那有什麼使不得！」

「你自己去遊逛罷！你什麼事也不做，只知儘日儘夜地喝酒胡鬧。人們爲盡職務，腿也跑得酸痛！」

「乖乖！這些姑娘們簡直像胡蜂，動不動便刺人，逛一會有什麼不行呢？」他他用臂膊挽住碧娜。

碧女士一手擺脫了他，冷冷地說：

「我看你便要醉倒了。我可背你不動！」

說畢，拉起脚步便往前跑。那兵士也不追趕，只是酒性發作，一倒一歪地，拉開破竹筒似的喉嚨，在唱他的軍歌。

(未完)

# 記述

## 河北的春天

馬若瑟

生長在江南的人，意想不到河北的春天，和江南的春天，竟然大大的不同。

春天到了。可是在河北，見不到黃油油的菜花，綠茸茸的芳草；更見不到含笑的桃花，斜垂的楊柳。也聽不到黃鸝的歌唱，畫眉的啼叫；有時不過聽到幾隻歸鴉的啞啞，和麻雀的喧噪罷了。春天的時候，在江南，只見到綠滿的田野；如果，在河邊散步，眼看著蕩漾的水波，誰不會感到和煦舒暢的春風？但是在河北，我們沒有福氣享受這樣的春天。

這一年的河北，草本發青得格外的慢；這是因為田地太旱的緣故。民衆都渴望着甘霖，爲能在田裏種些東西。現在我們每天念求雨祝文。回想在江南，人們每每有一久雨，望天晴一的思念。但是我們到了這裏已經有八個月，一共只見了三四次小雨，所以現在河水都乾涸了。河北的春天，沒有雨，風却很多。不但「颳風」且又「颳土」。這般的颳風颳土，江南人是意想不到的。

颳風幾乎是天天的事情，颳大風也可以說是三日兩頭的事情。大概忽然大熱起來，那就是颳大風的預兆；不在夜裏，必在第二天，就會起大風。有時候，天朗氣清，天空裏什麼也沒有；突然間聽到呼呼的怒吼聲，好像千軍萬馬飛奔而來。不多時地上的乾土，被風飛揚起來；我們就快快關窗，否則，書桌上就會積很厚的土。打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地上的枯葉碎紙，飛得數十丈高，在空中旋轉，煞是好看！我們若使在花園中，那就趕快進屋，但衣裳上已染了一層土。有時候我一人，在園中念書，聞此奇怪的風聲，不覺有些害怕。因爲我們修院的四週，都是荒野，平常什麼也聽不見；忽然聽到這種怪聲，怎能不害怕呢？不過現在已經聽慣了。

地上的土，在空中亂舞着，我們稱它叫「颳土」。若是早上天晴，這是大概不到十點鐘就會颳風和颳土的。有一天，我們忽然見到西邊一團黃煙，向上升起來。起初以爲那邊失火了，仔細看清，才知道是黃的沙土。只見那團黃煙越上越高，好像一條幾十里長的龍。後來這條龍，向着東邊來。這時候看去，好像是一條黃色的雲彩，或是一條顏色特別的虹。在我們頭頂上經過後，就向東邊下去，黃色漸漸淡了，龍身也變得很粗了。隔了不多時，西邊又這樣的起來，也一樣地向東下去。這就是這裏春天的特色。

又一天，我們在課堂內上課。青的天，白的日，雲片也找不出來。突然覺得太陽光減少了，光線的強度好像是暮晚的情景了。散課後，出外一望，只見空中都是土，把太陽遮沒了。這天夜裏的月光也很模糊，如同蓋了一層薄雲。但是，這不過是在天空中颳風颳土，地面上一些沒有什麼。

上面講的颳土是小的颳土。昨天的颳土，在今年要算是最厲害了。

前天夜裏，我已聽到了外邊劇烈的風聲。昨天早晨，還沒有打起身鐘的時候，我已經驚醒了。原來我房間裏的窗，沒有關好，因此震動的很厲害。起身後，天還沒有完全亮，外面什麼也看不見。風也不算很大。到早膳後約八點鐘，風就開始劇烈了。外邊如同有濃霧一樣。因為是黃土色的，所以覺得更濃。望出去真是煙霧騰騰，只隔數尺就看不見東西。

我到外邊只走了十幾步，這些土就很不客氣地進到我的耳目口鼻中；回到房中，口裏一粒一粒的土，嚼起來聲音不小，味道稍鹹。長衫上也已積了很厚的土，拍也拍不完，衣縫中好比嵌了一根土色的黃線。房間裏的書桌上，也罩了一層薄薄的土；拭去後不滿一小時，又罩上一層了。窗門都關得很緊，不知這土是怎樣進來的，別的地方，如窗台上，書架上，跪凳上，都積了很厚的土。連被褥上也有土。聖堂裏

飯廳裏，到處都是土。當然我們呼吸的時候，吸進了不少的土。吃飯的時候，也吃下了不少的土。

太陽光也變成綠色的了。氣候真是悶極了。向外望去，就會覺得眼花；又只聽到擾耳的風聲。有時候土粒吹來，向窗上打擊。從前我以為一飛沙走石，一是幻想中的事情現在我自己有了這經驗了。

昨天傍晚，倒是特別的好看。夕陽西斜的時候，土霧中都是綠色的光。別人房間裏的電燈，看去也是發綠色的。外邊地面上是很厚的土，好比下了雪一樣，不過白銀的雪換了黃金的土罷了。出外行走，腳底下覺得很軟，同時鞋裏襪裏也進去不少的土。

上床睡覺的時候，風還沒有停止。今天早晨醒來，風已靜了。開窗四眺，幾顆閃閃的晨星，鉤子般的月亮，照耀着。昨天的景象，一些也不剩了。我以為再也不會颳風了，豈知不到十點鐘，風又來了，土又飛起來，不過比昨天好得多。當我寫這幾行的時候，耳朵裏只聽到土粒打擊玻璃窗的聲音。某同學，給我說：颳風颳土，原是河北春天的本來面目；但像昨天這般厲害的颳土，已經五六年不曾有過，大概是今年氣候格外乾的緣故。

雖然說：「習慣成自然」，對於颳風颳土，河北人處之泰然，並不如我們江南人的大驚小怪；但是我想：河北傳教士的生活，一定比江南的要辛苦得多哩。

一九四二，四，十二，馬若瑟寫於河北獻縣。

# 雜俎

## 公教學校外的兒童公教教育

金魯賢

公教小學教育，向來是聖教會在我國傳教底基本工作。一總的公教兒童，在公教學校內，學習經文教理，預備初領聖體……不少外教的兒童，在公教學校內，開始認識公教，獲得真光。可是在現今的特殊狀況下，有些公教小學，已經被迫停辦，許多的公教小學，感到多方面的威脅，也有朝不保夕之勢。我們知道：公教小學的停辦，不但使外教兒童缺失了接觸公教思想的機會，尤其使公教兒童受不到良好的公教教育，種下了終身的缺憾，甚至種下了永遠失落靈魂的禍根。

公教小學不幸而遭到厄運，當然本堂司鐸們會記起他們教訓屬下的嚴重職責，採取各種補救辦法；譬如設立星期日教理訓練班，或每晚放學後，召集兒童在聖堂內聽教理，或組織童子聖體軍團，或委託公進會男女會員，分

區負責，召集鄰近兒童在某個家庭中讀經，文學要理等等。可是單靠本堂司鐸們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須父母們也盡好自己的本分，認真與本堂司鐸合作。

做父母的，該深信自己頂大的本分，是在照顧子女們的靈魂。為此，本處的公教小學停辦之後，切不可就馬馬虎虎，送子女們入外教學校，害他們陷到失落靈魂的危機裏去。若使鄰近的城市裏，還有公教學校開着，做父母的不可怕多化銀錢，因而不送子女們往那裏去讀書。

十九世紀的法國，在某一時期內，仇教的人霸佔了政權，取消了公教學校，又把公立的一切學校，十足的外教化。耶穌會和別的修會都被驅逐，不能在本國立足。這些修會就在外國——比國呀，英國呀，意國呀，瑞士呀，西班牙呀——設立學校，培植兒童。那時候法國中熱心的公教家長，不怕長途跋涉，不怕教仇憎惡，更不怕多化銀錢，送子女們到外國去求學，為能受到完全的公教教育。某個家長，在送子女們出國的時候，親友來勸阻他道：「你該為你兒子們將來的出路着想；我勸你把他們送入國立的學校吧！」他毅然回答道：「我更願看見我的兒子，後來沒有工作，而討飯度日，不願看見他們在外教學校內，失落信德，背棄天主。」這真是值得我們效法的好家長！後來他的兒子中，兩個進了耶

耶穌會做成司鐸；一個投入軍隊，在上次歐戰時，做到陸軍中將，死在沙場上。

你們——做父母的——若萬不得已而讓子女們在外教學校內讀書，就該格外留心他們；留心他們來往的朋友，不要許他們和那些無宗教、不道德人家的子女們常在一起；留心他們用的課本，查看裏邊有沒有相反信德的文字；留心他們在學校內聽到的言論，隨時糾正他們的思想；另外留心他們是否按照本堂司鐸的規定，到聖堂裏去聽講要理；並且留心你們自己，不斷地把聖教的道理，超性的思想，灌輸在他們的心靈裏。那末，子女們雖然在外教學校中讀書，也可不致受到外教教育的毒害了。

可惜，不少的父母們，自己先沒有充分的教理知識，沒有良好的教友生活，怎會和本堂司鐸合作，而在困難的環境中，留心子女的公教教育呢？那麼，請他們做父母的，因着子女靈魂的危機，也覺悟自己靈魂的危機，而偕同子女去親近神長，尋覓全家大小的神益吧！東鄰日本的公教教友，在這一點上，正可做我們的模範。

在日本，一總的小學是國立的，私人只能設立大學和中學；可是在私立的學校內，禁止講論宗教。譬如公教主母會修士在東京設立的學校中，當學生們來校上課時，就該

把聖堂關閉。爲此，日本的司鐸們，白天只能向婦女宣傳教理，或出外訪問病人。但是傍晚時，學校內散課後，兒童們就一小組一小組輪流到本會口，去聽本堂司鐸或傳教先生們講解要理。晚飯後，一輩有職業的成人來拜見司鐸；他們和司鐸們談話，往往要到十下後才散去。主日上，彌撒後，本堂司鐸謝好了聖體，教友們都聚集在客廳內向司鐸請安；接着，沒事的就退出；有事的留下，席地坐着同司鐸們長談；同時傳教先生在別一室內，向兒童們講解要理。

東京的耶穌會司鐸，現在試行另一種傳教新法，很有效驗。每主日下午三下，他們聚集了許多兒童或青年，和他們一起討論聖教的道理。四下，母親們帶着預備好的點心，也來參加。這樣母子們親熱地一邊吃一邊講。四下半左右，兒子們在操場或在俱樂部遊玩。母親們就同司鐸討論方才兒子們討論過的問題。傍晚時，母子們一同快樂地回家。到了家裏，他們可再共同研究討論哩。

我們中國的傳教司鐸，當然也會在公教小學停辦後，照着中國聖教的狀況，而採取相仿東鄰的辦法。如果父母們懂悟自己的責任，和神長們合作，那麼，公教兒童們不但自己可以得到需要的公教教育，並且還可以邀請外教同學們也來認識公教哩！





福州信友資助傳教

一九四二年初，福州教區經費來源斷絕，若干事業勢將停頓。教區副主教於二月間向信友發出通啓，請求量力資助傳教經費。全區信友立即響應，計一個月中所得捐款，已足夠全區男女保守學校之經費。主日彌撒中舉行獻儀，亦已普及各會口，所獻之款足夠聖堂經費。去年初教區之育嬰堂，因經費無着，致由修女率領院中孤兒，沿街行乞。信友等不忍坐視，因自動捐款，資助該堂經費。嗣後環境益劣，孤兒院只得解散；修女等決定將院中孤兒，盡量送往信友家中撫養。信友等一聞此詢，即爭相收領。又該教區南平會口之育嬰堂，目下所需經費完全由當地信友担負云。

(龍光)

山西洪洞新監牧高若瑟主教

山西洪洞首任監牧成玉堂主教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去世後，由高若瑟司鐸擔任該教區代權司鐸。現奉到羅瑪教廷電令，即擢升高司鐸為洪洞教區監牧。按高主教係山西潞安附近段家莊人，生於一八九八年。高主教之父，在拳匪作亂時，為道致命。一九二二年，晉登鐸品後在潞安小修院擔任教席。其後洪洞教區成立，乃改入新教區。

(龍光)

上海教區大修院刊行百週紀念冊

上海教區徐家匯大修院於本年二月初旬舉行百週紀念慶典，已見本報上期。數月前，上海惠主教囑大修院修士，搜集百年史料，編輯紀念冊。主教於公餘之時，親撰一江南修院百年鳥瞰，洋洋近萬言，於修院歷史，瞭如指掌；而丁宗傑司鐸秀麗之譯筆，亦善能曲達其意。大修院諸位修士，耐勞忍苦，訪求百年中已逝之諸位司鐸事蹟，編成三十七位司鐸之傳畧。書末又附圖表若干幅，俾閱者對於百年來該修院造就鐸品之成績，得以一目了然云。

一九四二年之震旦博物院

上海震旦大學附設之博物院，內分植物研究所與動物研究所兩部。一九四二年四月，該院植物研究所曾舉行藥物學展覽會。中國生藥佔該展覽會之首要位置。蓋此次展覽之目的，在表現我國藥草之治療效能。當此西藥不能輸入之今日，中藥實有起而替代之必要。為此，該所更與化學家及醫學家合作，實行化驗研究之工作，以確定中藥之性質與效能。過去一年中，該所曾發表專門論文數篇，供獻於學術界。至於該院動物研究所，現新設禽鳥陳列室，收集奇禽異鳥，分門別類陳列，且將出版專書以貢獻於學術界云。

(龍光)

徐家滙聖母院  
育嬰堂訪問記

在徐家滙蒲東路花園蔬圃的環境中，矗立着寬大的高樓。這就是徐家滙聖母院。其中一部分便是育嬰堂，曾經撫養了七八萬的兒童，施以教育，授予技藝。當然有不少人已經在社會上成家立業，可是現時在撫養中的却還有五百五十人；計襁褓至二三歲的小兒一百八十餘人，自四五歲至十五歲的有二百人左右，十五歲以上的近百人。我們走進了這所大廈，覺得有兩種感想。一種是感於此輩孤苦兒女身世的淒涼，一種是覺得她們的淒涼已成過去，她們已經獲得了光明。我們和修女談話，知道徐家滙聖母院設立已近百年，辦理爲人羣謀福利的事業，如興學，濟貧，安老，慈幼諸端。該院所設崇德啟明二女學，歷史悠久，聲譽卓著。其原設之老人院及殘廢院，則於三十年前，蛻化而爲安老院，爲新普育堂。現今徐家滙聖母院內，設有崇德啟明二女校，及托兒所，中西施診所；對於育嬰堂及聾啞學校，管理亦會不稍懈，且特設刺繡所，花邊間，裁縫作，洗衣間等處，使孤兒長大後，有獲得工作的機會。我們所引爲奇蹟的，就是聾啞學校。我們在那裏參觀的時候，覺得成績真可驚人。修女們先以字母，助以手勢，教啞童發音，再逐漸教以識字，讀書，作文；經過三四年後，啞童即能與他人言語，聽者

都能了解；五六年後幾與常人發音相同，這種彌補人類天然缺憾的工作，真是聾啞童孩的救星。我們到了刺繡間，見女工四十餘人在刺着花卉山水鳥獸照像。她們承接外界定繡。在一九二四年曾經獲得羅馬展覽會的獎憑。在花邊間裏也有四十餘人在工作；舉凡被單台布枕套手巾縫衣絨綫編織，應有盡有，各界前往定製的也很不少。我們經過兩進臥室，都是七大間的建築，瞧着每一個嬰兒，都安臥在小鐵床裏，衣被整潔，看護周到。四五歲的兒童在幼稚園上課，正在學習識字。比較長大的兒童分別在初高小學上課。物價的騰漲，減低了該堂兒童的營養。據修女談稱：本堂經費，往年大多數由法國慈善家捐助。不幸歐戰爆發之後，捐款完全斷絕。日常開支，既無的款，而生活程度日益增高，本堂遂陷入從來未有之困難中。孩童最需營養。昔日嬰兒以牛乳爲主要食品，今祇能以粥湯奶粉充飢；二三歲之小兒，則由稍長的孤女喂食糜粥，粥內僅和入素菜湯少許。四五歲兒童，一日三餐，每人食一小碗飯，或一小碗粥，下午僅子給極少量的點心。七八歲以上，則每早晚各食粥兩碗，中午則麵一碗，飯一碗。每四人食一菜一湯，每星期五食鹹魚一小塊，星期日食豬肉一小塊，則僅如蠶豆瓣。再者，名雖粥飯，實則是糲米，碎米，珍珠米，番薯等。合煮而成的。我們關心着

望主賜之永安 ● 近 七 錄 ● 而 以 永 光 照 之

上海老天主堂	張耀武 瑪弟亞
浦東腰路君王堂	施隆庭 安德肋
蘇州楊家橋	施吳氏 瑪利亞
	顧永章 瑪寶
	陸根福 若瑟
	許陳氏 瑪利亞
	馮朱氏 加大利
	周六根 方濟各
	周景山 瑪寶
	顧小根 西爾物
	龐翠保 亞納
木 廈	蔡吳氏 瑪利亞
	潘朱氏 瑪利亞
	沈季氏 瑪利亞
吳江震 澤	孫桂昌 若瑟
浙江嘉興大橫港	王桂生 若瑟
	金木姑 若爾門
嘉善苦慰堂	張富增 若瑟
曹家河	李陳氏 德肋撒

全堂給養的困難。據我們的估計，這五百餘兒童，每月須食米六十石，連同一切費用，每月需五萬餘元。而房屋修理等費均不在內。我們想到此輩無辜赤子，應該共同設法來扶助。

(申報三二，二，廿二。)

徐滙中學足球義賽

上海徐家滙徐滙中學，為籌募聖母院育嬰堂給養經費，特發起慈善足球賽，邀請上海四強隊，於三月三日下午，在徐滙中學球場，舉行小型足球表演。首場為徐滙戰安華，徐滙以三對一勝。次場為星隊戰波隊，各獲二球。門券分五元及榮譽券二十元。此次義賽成績極佳，收入三千五百餘元，全部捐助聖母院育嬰堂云。

## 託 求

凡有託求須載明省縣及本人姓名，閱者亦請本着愛人之德懇切代求。

浙江●僕自歸教以來，瞬屆三年秋末，又奉上峯之指令，往嘉興新陸鎮傳教。惟念事變，以還公所已成灰燼，教友稀少，地境頗險，各項傳教設施甚難進展。尤以交通不便，經濟拮据，僕深感無能為力，惟賴上主保佑，化難為易，爰請閱報諸君，祈求耶穌聖心，賞賜該地教友增多，聖教發揚。

祝時麟謹上

## 謝 恩

凡欲謝恩，須載明省縣及本人姓名，又請司鐸簽押或蓋圖章。

江蘇●內人負病臨產，產後病尤劇，致粒米不納者多日，乃領終傅聖事，並作聖女小德肋撒九日敬禮，許願得恩，後獻祭五台，登報謝恩。至第三日進粥，五六匙，其後每日多進四五匙，匝月已能起牀。

青浦橋柁圈柳克仁謹啟

安徽●僕妻孕後六月染痢疫急求主母而愈，又產前一月又患險症，苦求聖家暨聖依納爵聖婦依撒伯爾國后轉禱，產時母女均安，較前更健，除獻煉祭并酬還所許願外，謹登報鳴謝。

至德青山橋傅瑪谷謹啟

本堂謝神父押

## 聖心報啟事

本報第五十七卷預定價格，去年底雖增至儲票五元，猶不及當時所需紙張之費。今春物價又復飛漲，今年三月初較之去年底，紙價增高幾及兩倍，工價亦增高五六成。按照此種情形，全年內本報虧蝕之數，自必甚巨。為此本報竭誠懇財力寬裕之讀者，抒發其光榮吾主聖心，愛護公教刊物之熱忱，慷慨捐助。本報為仰答諸君嘉祝，每月首瞻禮六日，謹當在徐滙大堂聖心台，由主任司鐸或別位司鐸，恭獻彌撒聖祭，虔求吾主聖心，洪施神形恩寵，於慷慨捐助之諸君。捐款可寫明「捐助聖心報」字樣，託任何司鐸轉交本報。

### 捐助本報誌謝

上海洋涇浜葉友馥先生  
上海洋涇浜張華耕先生

五十元  
十五元

## 聖心報

第五十七卷 第四期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出版

上海區主教惠 准

編輯兼發行 上海徐家匯 聖心報館

印刷兼代發 上海徐家匯 山灣印書館

ORPHELINAT de T'OU-SÈ-WÈ  
Service "REVUES"

NUNTIUS SAC. CORDIS \$ 5.00 C.R.B.  
聖心報  
CRUCIATA Eucharistica \$ 5.00 C.R.B.  
聖體月刊

De subnotationibus, scribendum est in Librariam T'ou-se-wè, sed in folio ne agatur de libris emendis neve de alia re.

Pretium subnotationis annuaesolvendum est per "Procuram" mense Martio.

Subnotatoris numerus semper indicetur.